

昭代經濟言
二



昭代經濟言

(二)

陳子壯撰

昭代經濟言卷六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狀元官至翰林修撰

扶植綱常疏全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自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之制禮子有父母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之孝也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年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

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君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德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

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不知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決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廷之闕失耶。何未見其疏也。枉己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亡親。陛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廢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

今則爲忠臣。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覲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宋文丞相祠堂記全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皋亭。三宮震動。宰相遜荒。挺身徇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眞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

二主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墮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昂發死於池。姚耑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綱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饑。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之一身。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不止一處。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亦不止此。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李兵變。爲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永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諡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爲人臣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八年進士。官至吏部尙書。贈太保。謚文襄。

馬政疏全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乏。荷蒙孝宗皇

帝專設風憲重臣督理其事。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一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興舉頗難。凡所窺畫。處置皆遵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今草場地復收。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廩羅列。孳牧稽考之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雲錦成羣之盛。其於三邊戰馬。每歲俵給。不爲無補。至於招番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蓋金牌舊制。三年一次。番人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運送一百萬斤。轉輸千里。所費不貲。後因邊方多事。茶馬停止。六十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招商買運。不煩轉輸。故邊方既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茶司之所易。卽苑監之所牧。苑監之所牧。卽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又恐仍蹈前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爲便。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之仰給無窮。公帑之所儲有限。及命臣督理馬政。二年有餘。孳牧茶馬。輕之先年。號增數倍。顧三邊戎廩。倒亡相繼。支應不敷。看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相多寡。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勢囑賄通。濫收不堪。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宏治十四五年鹽課。修理河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遂廢。以

此總制秦紘苑馬寺卿車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爲改絃易轍之舉思之不熟終不免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小池增一萬五千引大池增三萬引每引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有多餘者依律掣贖追問至於固原慶陽二鹽場每引仍收臥引銀一錢通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霆所奏就池召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課鹽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宏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報罷宏治十三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後因寧夏借課耽遲數年怨聲載道合令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宏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人展轉影射難再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及固原兵備提督稽察每季理鹽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送臣等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則邊計庶乎其不墮也

王 鑒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探花官進吏部侍郎贈太傅諡文恪

制科議全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亦甚精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

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尙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於古。雖人才高下。係於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竝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徒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然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旣通。則策論無可蒞乎習矣。近年頗尙策論。而士習旣成。亦難卒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於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不易乎。曰。科不煖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

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綏易也。

邊議八事疏全

詔旨令廷臣再議禦方略。臣竊見會議之際。心之所見。口不能盡。言之所陳。疏不能備。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一曰。定廟算。臣竊見□□猖獗。屢見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敢當鋒。時大同之勢。倒懸。幸而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入則憂惶。稍緩則泰然。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比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惟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略。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遽喻。卽如我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

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友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所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皆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無克矣。二曰重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盛。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尙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尙可用也。乞依祖宗時用王勰、馬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

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以爲重複。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候邊事有緒。賊不至。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三曰。嚴法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鬪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於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三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爲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卽斬首以徇。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四曰。恤邊民。蓋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陣。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相保。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尙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尙望其効力而趨戰乎。臣愚以爲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

肯効力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爲。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執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五曰。廣召募。且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智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室。自報其讎。較之京軍。豈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知加恤。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卽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開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攜其黨矣。七曰。分兵。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宜加一縣。而無不破矣。特其雲散鳥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

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八曰。出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此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尙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往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剋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能。而上下相牽於文議。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

講學親政疏刪

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

人精禋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有所得。而今也。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有得也。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宏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能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而聽政。視朝而聽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又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賜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天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

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對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不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傲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則唐虞之明目達聰、不過是矣。

儲 罐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謚文懿。

馬政利病疏

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稽之案牘、利病可知。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照日漸加增。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宣府大同、延綏、寧夏、陝西、自宏治元年至今、節次其討過七十餘萬。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一十餘萬。可謂費出無經、靡費不貲。及照本寺寄養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二萬匹、俵養近圻、以便征調。然本備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